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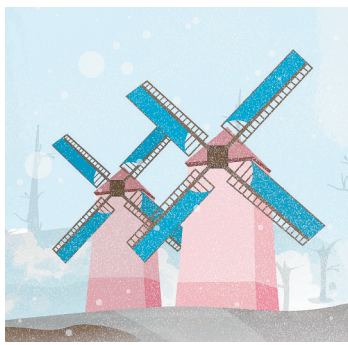
傻人有傻福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我不搞收藏,但我有一抽屉的粮票,一摞摞用皮筋扎着,摆得整整齐齐。

那年,我从部队转业,被安排到食堂,当了司务长。我觉得,领导这是乱点鸳鸯谱,我一个当兵出身的,婆婆妈妈去干食堂,这不是让人笑话吗?领导也当过兵,一脸络腮胡子,说你懂个啥?让你去,一你是党员,二你是生脸。那可是重要阵地,你给我守住了。

回到家,爷爷问,厂里给你分了个啥工作?我不好意思,迟疑地说“司一务一长”。他老人家盯着我看了一眼,说你们领导真行,有眼力。我以为爷爷说的是反话,谁知他接着说道:你这一根筋,干这活儿再合适不过了。跟亲戚朋友们,可别说你是司务长。为啥?傻小子,为你好。



那时,居民粮油供应,都是有定额的。粮票流通分地域,有全国的、省内的、市内的,全国的带油。我一抽屉都是各种粮票,看着就腻歪。但有人不腻歪,时不时和我拉家常,递根烟,等关系一熟,就笑咪咪地提出了要求:要用他手里的市内粮票,换我手里的全国粮票。我一听,就吓了一大跳,你多吃了几两油,在食堂里吃饭的人怎么办呢?不敢,不敢,这没法给人交代呀。少换点。那也不敢,让人知道了,我还不被人骂死。到这儿我才明白,领导那句,你给我守住了的意思。

想起爷爷说,别跟亲戚朋友说你是司务长。那不是怕丢人,是怕得罪人。但这个秘密,也没保守多长时间,我表弟的一个同学,就和我一个厂。一天,表弟兴冲冲地来找我换粮票,我说这是找骂的事,没法弄。他说少换点谁会知道,你跟谁装假正经?我说真没法弄,一个人一个月就那几两油,你吃了,痛快了,我得让人骂死。他一脸的不高兴,我只好花了3毛8,给他买了一盒当时最好的烟,这才算拉倒。他走时还不忘撂下一句:真是一根筋。

后来,接到通知,粮票停用。一抽屉的粮票,突然成了一堆废纸,说啥我都不敢相信,这万一以后再用呢?一张不落,我都认认真真保存下来。后来表弟还揶揄我,看看,你那一抽屉宝贝,如今全成了废纸,当初做个人情该多好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收藏火了起来,粮票竟然也成了一种收藏品。我不搞收藏,可我有一抽屉的粮票,不仅数量庞大,品相也都不错。不少收藏爱好者,常来我这儿兑换,久而久之,我的收藏也多了起来。稀里糊涂,我也成了一个收藏爱好者。表弟说,一根筋也能弄成事,真是傻人有傻福。

父亲的“武器”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父亲的来电一瞬间点燃了我的愤怒——明显的道德绑架。他说:“你上点儿心,这是关系着咱祖祖辈辈几百年的大事!”

我有些发懵。一时没注意回复的措辞和语气。我说:“有啥大不了的,你急成那样!”父亲一听更上火:“啥子不是大事?你必须抽空回来!”

因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,我已经独自在酒店住了三天。那天,担心的事终于“尘埃落定”。我发烧了,浑身乏力,肌肉酸痛,声音沙哑,在床上辗转反侧。父亲竟没听出我前后的反差,还让我回家。

老家那个房子,似乎是卡在父亲喉咙里的鱼刺。有任何风吹草动,这刺就往肉里扎深一些。父亲告诉我拆房子的人后天就来了。

这么快就拆?父亲说:“不是,先丈量面积。这个关键得不得了,他们如果少量了,这房子就值不了几个钱!”

房子拆迁的事,父亲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我。一开始,他听说高速公路要从家门口穿过,还挺兴奋,一个劲儿表达他的不可思议——我们这旮旯都会有高速?后来听说老家房子在红线内,开始整夜整夜失眠。房子是根,自然万般不愿搬离。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后,又担忧赔偿起来。“别人家的砖墙房子值钱,我这个土墙房子也不能被欺负。他们乱来,我就和他们闹!”

我震惊父亲的说法。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他,见人还未开口先红脸。这样的豪言壮语,自然是在想象中表达出的愤怒。这愤怒是他的“武器”,只有愤怒,才能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人。

我知道父亲想“利用”我,在他眼里,我才是他手中足够强大的“武器”。

父亲一般是不会把他最后的底牌打出来的。一方面,他没有使用我这个“武器”的方法。我反而会劝慰他。拆迁工作必须支持,你儿子作为党员干部,家里人更要带头服从,人不能贪。父亲常常没等我说完,就暴跳如雷:“我哪是贪?该得的一分不能少!”

想起当年自己在乡镇工作,为搞基础设施建设,遇到不少困难。显而易见的好事,干起来却极为艰难。后来反思,一切都是因为利益和立场。

静下心来,觉得还是不该

向父亲那样说话。他不找他儿子找谁呢?他几乎从不找我办什么事,最多每周打个电话,感冒的时候总有点矫情,想让我回家。但他的心里,总觉得有人欺负他,这时就需要我的劝慰。当然,很多他认为受欺负的事,我自然有不同的解读,我戏谑他:“没占便宜就是吃亏啊。”

隔了十来分钟,我给父亲打电话,和颜悦色:“老爸,我给镇上领导打电话了,他们一视同仁,会处理好。”

老爸“嗯”的语气透着不爽,听我这么一讲,马上放松下来,“真打了?怎么说的?”

我说:“测量有原则和方法,他们知道怎么办。”

父亲一怔:“你能回来就回来,不回来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
过了两天,一大早,父亲的电话又来了。他欲言又止:“他们说要给几包烟和一些辛苦费,丈量时就可以多一些!”

我问:“想买几包什么烟?”

父亲说:“中华,一条。”

我一愣,“那给多少钱?”

父亲说:“一个人两百。”

我给父亲算账:“这下一千不就出去了吗?”

父亲说:“管他呢,不能吃亏!”

我不敢相信父亲会使用这样的“武器”。我断然反对:“他们敢收吗?要知道,这样的事违背廉洁纪律!”

父亲说:“你莫管。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。”

夜间,烧有些退下去的时候,我给父亲打电话,问白天丈量的事。父亲的语气有些尴尬:“我该听你的话。”没等我接话,父亲又说:“他们量的面积,和房产证上的差不多。我亲自量了一遍,也是一样的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。原来,父亲起了一个大早,跟着测量队到各家各户拉皮尺,但父亲还是忍不住发牢骚:“他们态度好得很,就是把人当猴子玩。房子面积都量得紧紧地,然后把那个雨棚,加了三个平方米。”

我笑了,跟父亲说:“没有给房子多量面积,要不我帮你把东西要回来?”

父亲一下子就急了:“这个千万莫!”

我听见母亲在一旁大声说:“没有送,没有送!”

我久久没有放下手机,我担心父亲使用最后一个“武器”——和母亲在那头又悄悄干上一架。

爱的“水咕咕”

◎刘勤(河南平顶山)

外公外婆有三个女儿,在大姨、母亲和小姨相继出嫁后,家里只剩下两位老人,十分冷清。为了让外公外婆享受天伦之乐,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外婆家,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。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,外婆不仅没让我挨饿,还想方设法,变着花样粗粮细作。

春天,外婆挖来荠菜给我摊煎饼吃,我百吃不厌。外婆还用长竹竿从树上打榆钱儿,拌上玉米面蒸熟,浇上蒜汁,偶尔淋上一两滴香油,那美味令人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秋冬时节,每次做好饭后,外婆会用灶间的余烬煨上一个红薯。放学回家,吃上一个外皮金黄、内瓤香糯的红薯,既解馋又饱腹。

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外婆给我做的面食“水咕咕”。那时候人们吃的多是杂粮面馒头。每次外婆蒸馍,都要给我做一个纯白面的“水咕咕”。我趴在案板边上,看着外婆把发面揉好,搓成长条,几经穿插,一个“水咕咕”的造型就做好了,两头尖尖的,像小鸟的头。外婆用红豆当“水咕咕”的眼睛,再往“水咕咕”的肚子里放几颗红枣或青枣,有时是几粒花生,偶尔还放一个鸡蛋。我总是把“水咕咕”放在口袋里,好久都舍不得吃。

长大后,我去过许多地方,问过很多人,听没听过“水咕咕”这种鸟,吃没吃过“水咕咕”这种面食,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。原来外婆这爱的“水咕咕”是独一无二的!

外婆的心灵手巧还体现在女红上。衣服破了,别人的家长都是粗针大线一缝了事。外婆总是绣个花、织个图案补上,显得很别致,惹得邻居家的阿姨婶婶都来求学。

有一次,一个同学的亲戚给她买了个新书包。我嚷嚷着跟外婆要,外婆就去了同学家,看了样子,跟我说:“不急,咱们明天也有新书包。”外婆连夜为我赶制了一个书包,尽管用料一般,但做工精巧,还绣了花,很是好看。

第二天,我背着新书包上学,引来一片羡慕声,就连那个同学也要跟我换书包,让我得意了好长时间。

外婆非常辛劳,一年三季春夏秋冬的晚上都要纺线,吃过晚饭,我就着煤油灯在饭桌上写作业,外婆在旁边纺线,我写完作业要睡觉了,外婆还在纺线。“外婆,该睡觉了。”外婆总是说:“你先睡吧!”等我睡下,外婆就把煤油灯熄灭,摸黑纺线。我就在外婆嗡嗡的纺线声中进入梦乡。

冬天的晚上,外婆会早早睡觉,给我暖被窝。那时候没有空调,也没有电热毯,等我写完作业钻进被窝,外婆就把我的两只冰凉脚丫子放在自己的胸前捂着。这份爱一直温暖到今天。

那时候生活都不富裕,有乞讨的人到了门前,外婆多少都会给一点儿,一碗饭、半碗粮、一个红薯等。外婆说,不是没有办法,谁也不会出来讨饭。如今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都是受了外婆的影响。

外婆离开我已经将近四十年了。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突然听见窗外有“咕咕”声,那是“水咕咕”在叫!外婆,我想您啦!

